

柔情劍訪江湖

金庸
著



柔情剑荡江湖

金庸 著

中册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柔情剑荡江湖 金童 著

云南出版社出版：发行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省北海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33.75 字数702千字

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套

ISBN7-222-00314-2/I·99

定价：12.96元

九

缓慢而沉着，好似人世之间，没有一件事情能使他骇然失态，俊脸变色，他转过身来，注定幻影七魔，冷峻的道：‘阁下竟有时间来找燕某人，确实令在下惊奇。’

幻影七魔仰天得意的大笑一声，道：‘哈哈，姓燕的，你不用惊奇，老夫可以实言相告，目下中原，能令老夫不安的唯你燕少玉一人而已，东海的人，老夫不在那儿，虽然手下非其敌手，但一时三刻之内，姬天雄却无法杀出重围，而这段时间，哈哈……却足够老夫除去心腹大患了。’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一见幻影七魔，便从心底产生一种畏却之意，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只见燕少玉镇定如常，那种不安，又随之缓缓消失，相继而生的，却抱患难生死与共之心，她霍然拨出背上七煞剑，凝神以待。

燕少玉侧脸温和的摇摇头，道：‘燕妹，去帮助他们吧，这里用不着你了。’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不放心的注定燕少玉，道：‘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对付他！’

关怀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幻影七魔正想趁此一举，将天龙帮精英消灭，见鹰愁老人与卧龙三老合四人之力，对付三人，便知三人必败，因此，有意留下‘七煞玉女’白燕，闻言冷笑，道：‘姑娘所料不错，燕少玉一人，确实对付不了老夫，上次要非姬天雄龟功驼掌相助，嘿嘿，老夫也不用再麻烦了。’

燕少玉心思何等乖巧，闻言星目一扫，只见‘圣婴童子’，已被鹰愁老人逼得团团转，不但无回手之功，就连自保，也显得非常困难。

另一面，盲圣、邪哑合力对付卧龙三老，虽然情形比之‘圣婴童子’好些，却也是守多于攻，不胜吃力。

燕少玉俊脸一变，心中闪电忖道：‘天龙帮的兴衰，就看今日这一战了！’

在思忖之间，突然把心一横，冷声道：‘燕妹，你快去助师兄，谷奇，你去助盲圣、邪哑，不择手段，今日是天龙帮生死存亡的一战，速去！’

‘绝医’谷奇忖度形势，心知自己留于此地，也无助于燕少玉，倒不如加入那边战圈，减轻少玉一分挂怀，使他全力对付幻影七魔，当下豪放的长笑一声，从怀中取出紫玉瓶，道：‘老弟，你放心，我‘绝医’谷奇，自出娘胎就不知什么是仁慈，哈哈……’长笑声中，人已直奔‘卧龙三老’。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愁眉苦脸的道：‘玉哥哥，我不是不听你的话，实因为我，我怕离开你。’

燕少玉雄壮沉着的一笑，道：‘燕妹妹，你在此无助于我，反多我一份心事，如果今日天龙帮不幸瓦解于此，阴阳道上，你我总是要分开的。’

‘七煞玉女’想也不想的道：‘阴阳两道，我都不离开你！’

她的语气娇柔中，充满了坚决的意味，令人闻言心生感动。

燕少玉霍然转过头来，星目中闪射着奇异的光芒，凝视在‘七煞玉女’白燕脸上，他，似乎想看穿这个奇异少女的心房，为什么她会忘却自己的冷淡，而竟然与自己生

死与共。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在此生死的边缘，已忘了少女的娇羞，美目紧盯着燕少玉灼灼炙火的星目，幽幽的道：‘玉哥哥，别那样看我，你，你该知道，我早就爱你。’

此话落仍不由自主的低下头去！

这句话，如在平日说出，燕少玉也许会一笑置之，但当此生死之际，他却觉得这不是平常可比的情爱，因为，如果她只爱他的外表，那么，很可能他就要物化于此，而一无所存，只有在心灵上神圣洁白的爱，才能不受外界有形的限制。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燕少玉虽会一再压制自己的感情，不使之流露于外，但那也有个限度的，此时，他心情激动，早已失去了那份控制能力，他豪放的长笑一声，真诚的道：‘燕妹妹，也许我该说那句话，但现在说已是多余的了，去吧，燕妹，阴阳两途，燕少玉都永远伴着你。’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忘形的一笑，娇声道：‘我可以去，但是，我，我要听你说出来！’

幻影七魔冷冷的一笑道：‘燕少玉，你可真有兴致，当此生死之际，尚有时间谈情说爱，哼哼哼！只怕老夫耐性有限！’

燕少玉漠然而无所谓的一笑，并没有理他，深情的注定‘七煞玉女’白燕道：‘燕妹妹，你不觉得你在逼我吗？唉！也罢，燕妹，我爱你，快去吧。’

此话刚落他俊脸不由一红。

‘七煞玉女’白燕粉脸早已飞霞，芳心直如鹿撞，她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种保障，但她忘了这种保障能否渡过今日，蓦地，她一扬手中七煞剑，娇声道：‘玉哥哥，我心

中好快活！’

话落直扑鹰愁老人，娇叱道：‘顽童哥哥，我来助你！’声落人已扑入战圈。

‘圣婴童子’本已有些招架不住，累得满头大汗，闻言精神不由一振，刷刷的连攻两刀，大笑道：‘乖妹妹，咱们又联手对付这老儿了。’

幻影七魔扫了两组打斗的人一眼，阴沉的冷笑道：‘嘿嘿，他们只能抵抗一时，决难持久，姓燕的你相信吗？’

燕少玉心中明白，但却未形之于色，冷冽的道：‘天龙帮的事，何用阁下担心……’

幻影七魔怕时间拖久了，东海岛主突围而出，未等燕少玉把话说完，突然冷喝一声道：‘老夫担心的是你看不到他们下场，接招！’声落掌出，招化‘狂风飞絮’已自拍出，虽然只是一招平常的武功，但在他手中施出，却是大不相同。

但见狂风如剪，寒气浸人，掌影飞幻飘忽，恰似狂风吹动下的柳絮，飘荡不定，难捉其方向呀。

燕少玉知道此人功力，决不在自己之下，见招那敢大意，冷笑声中，右掌忽出，招化‘烈日当空’反卷而上，但却没有狂风雷鸣，只是快捷如电。

幻影七魔乃是识货之人，招出一半，突然收回，左掌倏然递出，招化‘魔影舞空’，侧攻而到，招式奇诡无比，与一般正功完全不同。

这时是他赖以成名的‘幻魔’，招式指、抓、掌，三者混合应用，一招可连变三种，指风挟于掌风之中，抓影

却在后而杀敌。

其厉害之处，乃是敌人如果内功没有相当成就，而妄用掌来迎，手掌必被其指风所伤，难以再用。

燕少玉一见他招出掌一指，混杂，就知道这必是一门奇门，右掌中途急变，一招‘九日当空’反劈而出。

这次，幻影七魔没有再撤招，电光石火之间，两人已对了三掌！

‘怦怦！’连珠炮般的三声脆响，各自飘身后退。

幻影七魔只见掌心麻木，心中暗骇燕少玉的功力不在自己之下。

燕少玉见掌心数处，如同针扎，十分疼痛，心知必是幻影七魔弹出的指风所致，心中暗自骇异。

两人彼此互看一眼，各自冷笑一声，再度涌身扑来，眨眼之间，各自攻出十几掌之多。

但见人影闪动，一白一黄，飘动于滚滚而起的尘土地中，由清晰的拆招换式，到模糊的人影飘动，终致完全迷蒙的消失于尘土，草叶的包围之中，这该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之搏，只可惜天龙帮中的，没有一个看到他们帮主的神威，看见的，只有那些渐渐围拢来的红云帮的弟子。

那一边，‘圣婴童子’与‘七煞玉女’双战鹰愁老人，在功力与招式上，两人虽不如鹰愁老人，但两人却抱定了必死之心，勇往直前，形同拚命，招式凌厉骇人之极。

所谓，一人拚命万夫莫敌，又所谓衰兵必胜，鹰愁老人武功虽然高强，过去也曾在‘鹰愁涧’击败过两人，此时却是难以取胜，这倒并非没有机会，而是他必须付出相

当大的代价。

盲圣、邪哑与绝医谷奇三战‘卧龙三老’以一敌一，盲圣、邪哑与卧龙三老中任一人相比，武功都是半斤八两，谁也占不到先机，自后绝医谷奇一加入，战事便已扯平，互相攻守自如。

绝医谷奇独战卧海龙，若论功力，绝医谷奇尚差卧海龙一大段，但他手中有那紫玉瓶，偶尔紧急时射出一两根毒芒，必把卧海龙逼出老远，因此，尚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这时，银刺金鳌率领帮下四五十个弟子，已然围了上来，但他并不攻击，因为此刻与天龙帮对敌的，除了他们帮主幻影七魔以外，再也没有红云帮的人参与战事，而幻影七魔那边，两人武功都高出他不知多少，他就是想助，也不知由何下手，何况他陆地上能耐，原本平平而已，是以，只有旁观的份儿。

蓦地！

在银刺金鳌原先停身的乱石前，出现了八个黄袍和尚，一个个垂目平眉，单掌当胸，神色十分肃穆。

八个和尚，年龄均在五十开外，面色红润，慈眉善目，甚似有道之僧，八人分成两组，左右各四，中间空出一位。

在八个和尚遥对面的山崖上，此时突然传出一个沉浑粗犷的声音道：‘啊哈！这些和尚吃饱了饭没事干，竟眼巴巴地从少林寺跑到这里旅行来了，老道，你说奇不奇？’

另一个声音沉喝道：‘别胡说，他们来此必有目的，你看，那不是连掌门慧圆也来了。’

果然，此时那两组和尚中间的空位上，走出一个年高七旬，苍眉慈目，面如古月的灰衣老和尚，此人正是少林目下掌门——慧圆大师。

粗犷声音道：‘嘿，奇了，喂！老道，你说他们来有什么目的？’

‘我怎么知道！’

粗犷的声音道：‘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你平常都是骗人的，什么你比我明白事理了，什么我只有蛮力而头如石头，性如笨牛了，原来你也不比我聪明嘛，哈哈……物以类聚，你我要不是同类，怎么会聚在一起呢？’

那被称老道的人，似乎被同伴弄得不知怎么回答了，沉默良久，才突然沉声喝道：‘别胡闹，你看那两个打斗中的人慢下来了。’

粗犷的声音正经道：‘你说那个是燕少玉？’

老道道：‘他们说穿鹅黄衣服的是他！’

粗犷的声音道：‘走了，动手了，咱们已知那些人与他是同党了。’

老道冷喝道：‘慢着，你又没有听他报名，那里知道？’

粗犷的声音理直气壮的道：‘好看的妞儿那个会中意难看的男子，这里不是只有燕少玉俊吗？’

老道沉声道：‘牛刚，别忘了他们叮咛我们的话，在事情未弄明白前，不许妄动的，耐着性子等吧！’

牛刚粗声道：‘你比俺还笨，看！白衣的说话了！’

这时，打斗中的燕少玉与幻影七魔已慢了下来，只听幻影七魔冷声道：‘阁下只用右掌，不用左掌，可是左掌

有了毛病？’

燕少玉心中一动，突然冷笑道：‘你还不配在下用左掌！’

话落也连攻了两掌！

幻影七魔狂笑一声，飘身让过，道：‘哈哈……环宇之内，老夫都不配你用左掌，不知那个才配，哈哈……你别骗人了。’

话落突然大喝一声道：‘六魔立空，掌式一变’突然急追上来！

但见，掌影急飘如雪，劲风凌冽如刀，六掌连出，身闪六位，招招俱实，掌掌不虚，威猛骇人之极。

燕少玉原先知道他幻魔掌已用完，心中已有数了，满以为他只要不用幻影七魔就无法伤得自己，那知还藏了这一掌，见状不由大骇，脚下忙加劲向后射去！

他动作难快，却仍慢了一着，只听！

嘶！的一声，右臂已被割破五寸多长，衣袖飘零，血流如注。

幻影七魔收掌狂笑道：‘原来阁下功力，也不过如此，竟然妄想扫平武林，哈哈……真是痴人说梦。’

话落一顿，突然目光凶焰一闪道：‘你右臂受伤，左臂完好，太不对称，老夫就给你左臂上也挂上一点吧！’

‘吧！’字才出口，人已闪电射到，仍是那‘招六魔立空，’其急如电光一闪，使人防不胜防。

燕少玉星目中杀机一闪，右手突然拍出一招‘九日当空’，对向迷幻的六掌。

幻影七魔厉笑一声，道：‘哈哈……济事吗？’

话声落掌已穿入。

蓦地，燕少玉阴冷的一笑喝道：‘鸣凤追月！’左掌倏然而出，以快得令人咋舌的速度，穿入幻影七魔的掌影之中，人随掌进，避过了漫天掌影。

幻影七魔见他左掌一直备而不用，便知必有杀手，是以处处小心，直到伤了燕少玉右臂，见他左掌仍然未出，心中那些顾忌，便渐渐消失。

此时，见他左掌突使，阴狠快捷，无不达到顶峰，不由心头大骇，脸上得意之色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惊异，好在他戒心虽减，仍未完全把他左掌忽视，急忙向右一闪，动作快如白驹过隙。

然而，鸣凤追月何等骇人，幻影七魔虽然了得，也无法闪避得快，只听！

嘶！的一声，他右臂也被燕少玉划破半尺多长，鲜血淌流如注，也许过度惊骇与气恼，他脸色煞白而狰狞怕人。

燕少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‘阁下功力也不过如此，竟敢妄称红云帮天下无敌，真是妄自称大，忝不知耻之至。’

他语气较之幻影七魔犹刻薄几分。

幻影七魔真气得目欲喷火，赤红如血，喉欲出烟，干涩无比，狞声狠毒的道：‘燕小儿，今日老夫如不叫你血溅此山，野恨边荒，就不回中原！’

燕少玉冷漠、阴森的一笑道：‘只怕你想回去也回不去了。’

就在此时，那边突然传来七煞玉女白燕一声娇啼，燕少玉心头一跳，不由自主的一回头，只见七煞玉女白燕左

胸已伤，鲜血染红一片，但却不顾伤势，仍自舍生忘死的冲杀着。

燕少玉心头一疼，暗自恨道：‘有朝一日，你鹰愁老人如果落在我燕少玉手中，我叫你死活两难。’

也许，由于情人连心，燕少玉此时竟忘了当前的大敌，蓦地！幻影七魔长笑一声道：‘姓燕的你尝尝幻影七魔的味道吧！’

‘吧！’字脱口，人在空中了。

燕少玉闻声大骇，忙收心神，几乎连头也来不及回，已清叱一声，腾身飞向空中，功力一提变幻出‘莲台九佛。’

虽然，这只是电光石火间的事，但却已慢了幻影七魔一着，失去了制敌先机。

燕少玉第一尊坐像才幻出，幻影七魔已如厉鬼般的凌空攻到，发须怒张，狰狞骇人，而且威猛无比。

燕少玉心头狂震，左右双手，连出‘九日当空’与‘鸣凤追月’，敌住来招。

但见半空中，掌风呼啸，如利刃满天，魔影佛像，四下飘动，如佛战群魔，煞是稀奇壮观。

然而，这却是生死之搏。

燕少玉失机在先，再加之五式难抵七魔，因此，他五式幻完，便已成束手之势，才见身子直住下落。

幻影七魔此时恨他入骨，狂吼声中，剩余两式，同时展出，直接而下。

燕少玉身才落地，急忙提气，只听‘轰！’的一声巨响，他胸口已中了幻影七魔一掌，身子直飘出五丈多远，

跌倒地上，胸口一闷，张口连吐出两口鲜血，立觉四肢乏力。

燕少玉身受重伤，但却仍然豪气，强提残力，一跃而已，一张俊脸，苍白如纸，头上汗下如雨。

幻影七魔见状，打从心底上冒出凉气，心说：‘此人端的狠得怕人，如果不除，我红云帮岂有立足之地。’

那边八个黄衣和尚，也同时睁开低垂的眼帘，目透骇异的光芒，灰衣老和尚，低声喧着佛号说道：‘阿弥陀佛，愿吾佛慈悲。’

那粗犷的声音，道：‘喂，老道，他明明是燕少玉，你是去不去嘛？’

老道沉声，道：‘再等等！’

牛刚似已发了火，喝道：‘你再推三阻四，俺扭断你的脖子！’

老道似乎很怕牛刚，闻言笑道：‘去就去，不过，弄错了人，你可要负全责！’

牛刚道：‘当然，当然，弄错了再把他弄死不就对了吗？’

这时，盲圣、邪哑等已知帮主受了伤，心中怒极，招式已有些乱了，绝医谷奇，毒针已快用光了，更是危如累卵。

自七煞玉女受伤之后，圣婴童子已顾不得支了，突然，一失神，臂上也挨了鹰愁老人一剑，登时血流如注，大吼道：‘我与你老匹夫拼了！’

燕少玉闻言心头一阵惨然，悲叹一声，暗道：‘也许，此地就是我天龙帮瓦解之所了，但是，我要相当代

价，相当的代价！

幻影七魔刻毒的阴笑一声，道：‘燕少玉，你看看，看清老夫如何瓦解你天龙帮。’

话落接道：‘银刺金鳌，指挥他们上！’

红云帮的弟子，大都是绿林盗匪出身，生平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，那会讲什么江湖道义。

他们见天龙帮的人，个个岌岌可危，早就想趁火打劫，扬名江湖了。

是以，幻影七魔令才一下，银刺金鳌尚未下令，四五十个人，已同时呼啸一声，扑了上去，各找各的一组去了，只留下银刺金鳌及他身后的四个护卫。

燕少玉俊脸杀机大炽，星目如火，身子一动，方想出手相助，突听银刺金鳌冷声，道：‘姓燕的站住。’

话落飞身欲上。

幻影七魔沉声道：‘不用你，站在那里指挥他们吧！’

就在此时，那边又传来绝医谷奇一声沉痛的哼声，接着又是盲圣一声痛哼，显然，这些人都受伤了。

燕少玉，只觉心痛如绞，厉叱一声，强忍内伤，飞身就欲出手，蓦地——

幻影七魔一声大喝道：‘姓燕的耐心点，把他们的下场看完吧。’声落，人已凌空扑了下来，竟然用的是幻影七魔。

原来，幻影七魔自被燕少玉左掌一招‘鸣凤追月’重伤之后，心中便对他产生了惧意，不敢再以普通武功去对付他。

燕少玉闻声回头，见幻影七魔已仗奇招，自空追来，他自知已无躲过的希望，当即，把心一横，把所有残余功力，提聚于左掌，以备舍命一拼。

指顾之间幻影七魔已然落下，冷笑声中，化掌为指，点向燕少玉左肩井穴，阴森的笑道：‘静静的看看吧！你不应该死的那么痛快！’

话声落，一指已结结实实的点在燕少玉左肩井穴上，身子落到燕少玉身前一尺处，得意的阴笑道：‘燕少玉，你想到过今天吗？’

幻影七魔话声不过才落，突听燕少玉厉叱一声道：‘你想过今天吗？’声落左掌早已拍出，一招鸣凤追月已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到。

幻影七魔作梦也没想到自己独门的点穴工夫，在燕少玉身上竟会失效，距离如此之近，燕少玉掌出如此之急，那能躲的过。

‘轰！’的一声大响，夹着急箭消失似的一声闷哼，幻影七魔一个瘦长的身体，早已飞出四丈开外，叭！的一声，跌在地下，登时鲜血狂喷，真力全散。

银刺金螯一惊，急忙飞身过去，举手欲扶，突听幻影七魔冷声道：‘不要扶，我自己站得起来！’

这一切动作，写来甚是缓慢，但在当时却只是眨眼间的事而已，就在幻影七魔、燕少玉三字出口不及，突听后面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‘牛刚，没错了，他真的是燕少玉。’

牛刚怒吼道：‘我早就要出手了，你却等等，等等的等了这么久，等下收拾了这些小辈，俺再同你算帐！老道

突然问道：‘你有棍，拨这颗树干什么？’‘你懂个屁，棍那能一下打得许多人。’

话落突然狂吼一声，道：‘你们不用怕，俺牛刚来了。’声如晴空劈雷，震人心弦，在场之人闻声无不为之心动。

燕少玉一扭头，只见一个黑衣大汉，年约二十一二，脸圆眉浓，眼似铜铃，狮鼻大口，一脸浑气，手中舞着一棵水桶粗细的大树，轻如草芥，直杀进重围而去。

另一个，是道装打扮，年约二十四五，一脸斯文，剑眉长目，鼻正口方，背插长剑，手仗拂尘，相貌甚是清秀，这时，正自举步向自己走来。

两方，谁也不知道这两个突如其来的怪物，是帮助那一边的，只有把眼睛看着两人，等待，等待他们开腔。

此时，黑衣汉子如铁塔般的身子，已如旋风似的卷了上去，手中大树一挥，登时就有十几个红云帮的弟子被压到树下，跌得鼻清脸肿，爬不起来，他却跑上去，一脚一个，如踩蛤蟆似的踩得他们突眼伸舌，命归黄泉。

红云帮的弟子一见，登时有人问道：‘喂，你到底是帮谁的？’

黑衣汉子大笑道：‘你问问阎王老儿就知道了。’话落一树扫了过去，又打倒了七八个，如法炮制，结果了他们。

红云帮中弟子一见势头不对，即刻放下盲圣、邪哑等人，向黑衣汉子围来，刀剑棍棒齐下，呼喝之声震天。

黑衣汉子大笑道：‘对对对，王八孙子，这才象话，哈哈……喂，老道，你方才不来，现在可不准找我的。’